

结伴

原创 Seerey 溯回文艺

2020-12-10
23:59

*写于2018，一个了无遗憾的故事。

结伴

序

哀风低啸，寸草不生，蝎尾在荆棘后一闪而过。
他正要想嚼咽下那只干瘪的饼时，忍不住抬头望了望四周，谁也没出现。

01

梁巢生正要动手时，冯睢出现了。他不知从何而来，梁巢生只觉一阵风直扫门面，就被人劈手夺过了他手里的烧饼——两三口猛咽，便下了肚。

梁巢生目瞪口呆，因为那是一只他下了毒的烧饼。

“你……”梁巢生的话堵在喉咙口，“这位兄台怎么抢人烧饼”和“兄台且慢烧饼有毒！”，他着实不知道该先讲哪句。

梁巢生呆怔怔地看着那别着剑，一身蓝布长衫的男人被噎得直咳嗽，并抬起他那双黑黝黝的眸子，问梁巢生：“不好意思，可否来碗水？”

于是梁巢生这才反应过来：“兄台，快吐出来！”

对方不悦地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过吃你一个饼，怎得这么小器？吃便吃了，吐出来也还不了你了啊。”

梁巢生有气无力地回道：“兄台，这饼里有毒……”

“？”冯睢愣住了，然后开始抠喉咙。

“不行，吐不出来了，”半晌，冯睢试图呕吐无果，他长吁一声，“师傅，徒儿对不住您，待我为鬼，再替您雪耻报仇……”

梁巢生说：“兄台，半里外有个医馆……”

“快带我去。”冯睢说。

02

梁巢生是个书生，确切些说，是个科考数次无果的书生，再确切些说，是一个科考数次无果且因路费昂贵而赔上了大半家产的书生。

这是 he 向爹娘承诺的最后一次科考，若仍不中，则老老实实回家务农。

由于爹娘积攒多年的财产大半都投入了梁巢生赴京的路费，面对爹娘蜡黄的脸，梁巢生叹息，想出一个法子。

他决定带些什物，一路卖烧饼为生。

梁巢生的烧饼是村里一绝，隔壁村的也赞不绝口。他相信，凭借他高超精绝的烧饼手艺，一定能够科考高中。

……他的意思是一定能替他赚够路费，助他赴京科考一臂之力。

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在半途遇见了冯睢。

冯睢的出现绝对是个意外。

梁巢生默默地想，一边扶着脸色铁青的冯睢，向着医馆而去。

03

医馆里，只有梁巢生、冯睢、老郎中三人，静静地。

“大夫，您看他……”梁巢生小心翼翼地问，“还有救么？”

老郎中一尺胡须花白，三只手指在冯睢的腕上掂了又掂，半晌才颤巍巍地应道：“我看呐……”

冯睢和梁巢生都不禁咽了口唾沫。

“这位公子脉滑而缓和，气血充盈，稍有气热，不妨大碍。”郎中道捻捻胡须，“不知公子您所谓‘命在旦夕’从何而来？”

“……”梁巢生愣住了。

室内一时寂静，冯睢率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大夫了，我等告辞。”

于是蓦地起身，拉一拉梁巢生的衣袖，大步流星地踏出了医馆。

梁巢生不知他为何如此急切，既然无事，便什么都好说了。

“等一等，诊脉也要付银子的，公子！”老郎中在身后唤道。

梁巢生恍然大悟。

04

“公子，您真的没有大碍么？”梁巢生追着走得急急的冯睢，仍然放不下心。

“那是自然。我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呀。”冯睢道，“当然也有可能是毒药还没发作。”

“……这样啊。”梁巢生说。

冯睢没有回答，微微侧了头，看向梁巢生的身后。

梁巢生感觉到他的目光：“公子，怎么？”

冯睢指了指他背后：“背着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上哪儿去？”指的是梁巢生背上一捆的锅碗瓢盆、面粉、铺盖卷儿以及他的书。

“哦。这些啊，我往京城赶考去。”梁巢生笑笑，又忙问，“还不知公子名姓？”

“冯睢，你呢？”

“小生姓梁，名巢生，无字。”梁巢生道。

冯睢笑笑：“确是读书人。梁老弟怎么的带这么些东西上路？我还以为赶考的捏两本书便可去了。”

梁巢生挠挠眉毛角儿：“冯兄有所不知……这，小生家境困窘，读书二字，着实重负，不得不自寻生路——沿路卖卖烧饼，以取路费。”

“这倒是有理，你也不容易。”冯睢点头。

梁巢生叹：“生而不逢时也……”

“对了，我吃了你的毒烧饼……”冯睢又说，梁巢生的心一下便被提到嗓子眼儿——还以为这位公子会不再计较，突然提起这事儿，莫不是要讹他？那烧饼可不是他梁巢生逼他吃的！梁巢生脑中千思万绪，要是被讹了，爹娘怎么办？科考是没戏了，从此还要背上一大笔债，说不定还会受牢狱之灾，不知道种几年田才回得来本？

他正想着，冯睢慢悠悠继续说着：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没事儿，但是也是惊险一场，你得赔偿我吧？”

梁巢生声线颤抖：“你想我赔什么……”

“不如就吃点你没有毒的烧饼吧。”冯睢说，“挺饿的。”

05

烧饼确实香。

他们坐在小镇尽头的一个街边摊儿里，要了两碗豆浆，借店家的火揉了几个素饼出来。梁巢生捧着滚烫的烧饼，看对面冯睢吃得欢天喜地，默默地又给了自己一些肯定。

“冯兄很饿么？”他随口问道。

“饿，当然饿。月池山过来近百里路，没吃过几顿。”冯睢大叹，“你这烧饼真是救了急了。”

“冯兄千里迢迢来此，是为了去……？”

“同你一样，去京城。”

“这么巧么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这是唯一一条去京城的道儿。”

“是吗？我忘了……”梁巢生喃喃，“虽说进京考了许多次，很多事却有些记不得了……”

“你喝豆浆喝醉了？”

“……应该没有。”梁巢生顿了顿，又问，“这两年京城武林人士聚集，听人说似乎是风气转邪，奢侈浮华，甚至有作恶之嫌。小生一人往京城赶考惯了，倒是不怕的，冯兄孤身一人，敢问去京城何事？”

冯雱喝了口豆浆，咂咂嘴：“我是荒野里来的武林中人。去惩治京城那帮武林中人。”

梁巢生说不出话来。

“怎么？吓到了？”冯雱见他沉默，笑道，“莫怕，不过是寻个人，待事儿解决，我就回月池山去的。”

“冯兄万万不可冲动。”梁巢生回过神儿来，知冯雱所指大抵是寻仇之事“冯兄居于月池山，或许不太清楚，虽我只一介书生，却也懂得几分时势。京城的武林门派，尤其是老京派，都是受了天子庇护的，这些年朝廷有意打压民间习武之人，又不可全然不顾承袭百年的老江湖，于是在召集愿意驻于京城之地的武林人，在朝廷认可的范围内活动，而不愿前往京城的武林人，被视为最末之流。”

冯雱点头：“是吗？”

“但是凭小生这些年在京城科考时的所见，京城之江湖，并非书里所写的‘江湖侠客，万般义举’，反倒是大举筵席，极尽收藏，浮华之风可谓令人叹惋。圣上见此，却无作为……”梁巢生说罢，连连哀叹。

“这些我自然知道。”冯雱说，大拇指轻轻摩挲着腰间的剑柄，上面缀了块红玉，“不过寻人不可待，这京城我非去不可，就像你——”他转眼瞧了瞧梁巢生，“圣上’见如此状，却无作为，你不也铁了心去赶考，为其效命么？”

梁巢生张了张口。

冯雱摇了摇头，伸直手臂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别在意，我可能喝豆浆喝得有些醉了，就瞎说说。”

梁巢生“啊”了一声，连连摆手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既然冯兄如此决绝，小生也不应再多嘴。”

冯雱笑一笑：“还没问你，怎么会做一个有毒的烧饼？莫不是也和我一样去寻仇？”

梁巢生说：“那倒不至于，我本是想寻个短见。”

06

不知道是豆浆里真下了酒还是这两人想赖个地方睡觉，梁巢生与冯雱一副醉了的模样硬生生在别人的桌儿上趴了一夜。店家好心，见他们打扮粗糙，料想是落魄到此，也就留了那张桌子给他俩。

冯雱与梁巢生同时醒了。

“冯兄怎起得这样早？”

“习武之人，鸡鸣即起。你呢？”

“这么巧，读书之人，鸡鸣即起。”

“那是挺巧的，”冯雱说，“该吃早点了吧？”

于是梁巢生涎着脸问隔壁早点铺借了灶台，烧了几个饼来：“冯兄。”

冯雱倦意充盈的眼亮了：“多谢梁老弟。”

二人囫囵吃完，打两个隔儿，梁巢生正要说话，冯雱先开口了：“多谢老弟几次款待，我怕再耽搁就寻不了仇人了，先走一步。”

梁巢生只得说：“好吧，那就此别过，冯兄保重。”

“保重。”

冯雱背着剑走了。

07

野道上，梁巢生走得精疲力竭。

许是今晨豆浆喝多了些。梁巢生眉头一紧，要去方便。

他将家当从背上卸下，放在路边，想了想，又背起来，去寻了一处树丛。此地听说有山贼横行，不得不谨慎些，要是这些也丢了，那就得再做一个毒烧饼了。

梁巢生叹息，想起前一日的情形。那时他的毒烧饼做好已有半个时辰，可他迟迟下不去嘴——爹娘的脸像是走马灯一般时时在他眼前浮现，然后是他们村儿的教书先生，他读过的书，写过的字，落榜时的人声……

其实那时他并不想死。但是除了吃下毒烧饼，在荒郊野岭两脚一蹬以外，他想不出别的能干的事。直觉告诉他——这次还是中不了。

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，来了个剑客，救下了他。其实……也算不得救他，那只是个不明所以抢饼吃的剑客。

梁巢生回想着，也差不多方便完了。

正当他提好裤子，却觉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警惕地回转身子，却来不及看清来人，便被绳子套紧了脖子，头上则被什么猛击一记，即刻没有了知觉。

梁巢生再醒过来已经是夜了。

他动了动手，还在，只是被捆起来了，动了动脚，也还在，只是也被捆起来了。

他歪倒在地上，双手双脚被缚着，被关在一间茅房里。背上的东西已经被卸下拆开了，他发现只有他的面粉和书被丢在一旁。

梁巢生费力地支起身子，环顾四周。这茅房臭得让人心里发慌，而且狭小非常，只开了个小天窗，而门闭得死死的，估计外面上了好几道锁。

对于梁巢生这样只知“之乎者也”的书生来说，逃走的几率实在太小了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：天要亡我也！

科考不中，爹娘年迈，媳妇没娶，房子没盖。这下好了，被山贼捉住，仅剩的家当被洗劫一空，说不定还要被杀害于此！

他梁巢生这一生，真是过得造了孽……

他唉声叹气着，眼泪都要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，谁知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天鼾声。

梁巢生跳了起来。

他惊得魂飞魄散，回头却见同样被五花大绑的冯睢睡得正香。

“冯……冯兄？”他颤抖了，“你怎么也……落得如此下场？”

冯睢被他的动静吵醒了。

他还是穿着粗布蓝衫，背上的剑却没了，睡意惺忪的眼睁开，看见梁巢生见了鬼似的脸，忍不住笑了：“梁老弟，这有什么稀奇？山贼横肆，我也被抓了，就是这样嘛。”

“可是你是大侠啊。是武林中人。”梁巢生说。

“大侠不是神仙，我也是普通人好吧？这些山贼一个个五大三粗带刀带棍的，也有功夫。”冯睢说道，“我走着走着有点困了，抱着剑睡了一会，然后醒来就被抓了。”

梁巢生沉思了一会，没说话。

过了会儿，梁巢生开口道：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冯兄，你是大侠，再怎么也还是有逃出去的法子吧？”

冯睢说：“那当然，别怕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快来找我们了。”

“找我们干嘛？”

“咱俩身上的东西值几个钱啊？他们肯定会等我们醒了，来逼问我们，说不定还会拿我们当人质，去勒索家里人。”

“什么！”梁巢生愤怒了，“他们要是敢动我爹娘，我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安静点，有人来了。”冯睢的眼色变得凌厉了几分。

“怎么样？想好对策了吗？”梁巢生紧张地看着冯睢。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做？”

“你且看着吧。”冯睢冷笑。梁巢生突然感受到一种他从未在冯睢身上见过的气场，果然，这就是大侠啊！

门被推开了，高壮的人影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刀棍。梁巢生只觉自己的心在胸膛里暴跳不已，侧头去看冯睢——霎时间，漫空雪白。

咳嗽声与怒喝声成片地响起，人碰撞的声音、跌倒的声音与刀棍撞击的声音乱作一团，梁巢生也被呛得晕头转向，不知今夕是何年——随后他感觉后领被扯住，然后腾空而起！从天窗被丢了出去。

“冯睢！你赔我面粉！”

“说好的武林中人？”

“我乃凡人也。”

“大侠风范？”

“我乃蛮夷也。”

“那我的面粉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不急这一时嘛。”

“.....”

梁巢生和冯睢并列跑着，冯睢一瘸一拐。

等差不多出了这山谷，已有了人家炊烟，他们才停下来找了个地儿歇息。

冯睢撩撩衣衫盘腿坐下，不住地捶揉着自己的膝盖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“还好么？冯兄？”梁巢生问道，看他膝盖伤得不轻。

冯睢扯着嘴笑一笑，又被自己不分轻重的力度揉得疼了，五官又皱在一起，一时间表情丰富。

“我替冯兄揉揉吧。”梁巢生道，将手伸去，“从前我爹娘下田崴了脚，扭了手，都是我学着给他们揉的。可惜现在没有膏药——”

冯睢摆摆手：“我这个人呐，什么病痛都不怕，你看，之前吃了毒烧饼都没事儿。”

梁巢生想了想：“有道理。冯兄是个传奇人。”

见冯睢拧着眉头：“我玉丢了。”

“什么玉？”

“剑上的玉。”

“是被他们抢走了么？”

“应该是。这帮山贼，还会点儿功夫.....”冯睢喃喃。

梁巢生默了默，又问：“其实.....冯兄，你并不是睡着的时候被抓的吧。”

“.....”冯睢猛地抬头看他。

“冯兄你看，你说你睡了一觉，醒来就被捉了，应当是没见过这帮贼人。可在茅房里你却说他们五大三粗拿着刀棍，方才又说他们抢走了你的玉.....”梁巢生滔滔不绝，不顾冯睢微微发青的脸色，“冯兄为何说谎骗小生？莫非.....”冯睢的眼神又尖锐起来，像把利刃。

“莫非冯兄你不好意思承认你没打过他们？”

“.....”冯睢不吭声。

“既然如此.....”

“区区山贼我怎会打不过？”冯睢打断他，撇着嘴，“我看是吃了你的毒烧饼，影响了我轻功的发挥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梁巢生点点头。

“咳.....”冯睢撑着腰站起来，“我走了。”

梁巢生一怔：“冯兄又要走了么？”

“我武艺不精，与梁老弟一起，再遇见些什么恐怕也救不了你。”冯睢头也不抬，收拾着东西。

“.....这.....”梁巢生眼睛转了转，他恐怕是把人得罪了。那冯睢眼见着就要迈步走了！

“哎，冯兄留步！”梁巢生捉住冯睢一只手腕，“这.....”

“怎么？”冯睢微微偏头，也不正眼看他，只留他一小截儿侧脸。

“这.....”

梁巢生挠挠耳朵。

“冯大侠，京城之路险恶，既然你赊账吃了我那么多烧饼，那还是送我一程吧？”

11

距离京城只有几里时，梁巢生病了。

说不清是哪里不舒服，又似乎是哪里都不舒服，冯睢捏哪儿梁巢生哪儿疼，仿佛浑身都是针眼子，细密地疼。

“你这是什么病啊？”最后冯睢也无奈了。月池山上他识过的草药都轮流给梁巢生试了一遍，梁巢生还是天天叫疼。

“哪儿最疼？”

“说不清.....”

没办法，这样梁巢生没法在荒郊野外继续赶路，眼看着几天两颊就陷了下去。冯睢真怕这书生出了人命，于是某个清晨，冯睢晃醒梁巢生：“咱们得找个地儿歇下，去找大一些的医馆。”

“啊.....”梁巢生揉着眼。

“你这样，不成啊。”冯睢上下打量了梁巢生一眼，“前面有个小村儿，我去雇辆驴车，往西北边的狄城去。”梁巢生愣住了：“狄城？”

要说到京城，只需再走七八天便到了，去狄城虽说只用两天的路程，但还是算上折返京城的时间，也够得他们走了。

冯睢道：“狄城有家医馆，叫什么易安阁，名气很大，你没听说过么？从前我师父在京城比武受了伤，总是要到狄城去看伤的。狄城居北，燥得很，许多珍药得以保存，你这怪病可能只有在狄城有得一治。”

“名气很大？”梁巢生说，“那得花不少银子吧。”

“命都没了钱留着干嘛？想想你爹娘还等着你考完回家呢。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！”梁巢生挥挥手，像是要把什么挥开。

两人一时无言。半晌，梁巢生低声说：“行吧。先、先不去京城。”

冯睢看他一眼，开始收拾行李。

只听得梁巢生在一旁木愣愣地，唧唧啾啾重复：“先……先不去京城了罢。”

狄城很快到了。

这一日恰巧是狄城的寒素节。狄城皆住着边地少数民族，节日与中原地区迥异。寒素节这一日人们不食熟食与荤菜，只吃寒食与素食。但为了驱散寒素之食的清冷，夜里，人们在长街上燃起火把，放飞纸灯，互赠糕食，燃放烟花。

冯睢和梁巢生正好在夜里到达了狄城，他们宿在一家小客栈里，灯火万家时，梁巢生说想出去转转。

“你能行么？不是说待会就去易安阁？”冯睢拽住他。

“现在感觉还好，不那么疼。”梁巢生说。

于是他们上街了。

是个好天气——没错，夜里的好天气。这是个晴朗的夜，晚风痒痒地搔弄颈后的发，街边石灯笼里火的暖光映着两个人的额角与发丝儿，镶起橙黄的边。街上人声鼎沸，花灯缭目。姑娘们穿着大裙摆的马步裙，手里举着糖葫芦，掩着嘴说话；穿棉袄马甲的小孩儿飞快地从人群的缝隙里闪过，自街这头牵到那头，咯吱地笑；小贩们忙着摆出花样繁多的全素的小食，白菜叶也裁叠得跟花儿似的，不必叫卖，便有人一拥而上，叽叽喳喳地开始论起价钱。

“老弟，要不要咱俩也吃点什么？”冯睢见了这人人争吃素食的场景很新鲜，毕竟他在武人堆里长大，吃荤惯了。

梁巢生道：“想吃个糖葫……”

“轰！”

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掩盖了梁巢生的说话声，整条街似乎都为之一振。人们纷纷抬头看去，万千烟火的光点落进不同的眼睛，在眼眸里荡漾。

朗夜的天穹中，烟花纷纷扬扬升起来了，伴随着巨大的爆裂声，挥洒开时“滋啦啦”的声音意外地悦耳。无数的烟火像是深紫色的夜幕上豪挥着斑斓瑰丽的颜彩，一笔接一笔。

“嚯！冯兄！快看。”梁巢生吸了口气，“真漂亮，书里写的也没这么美。”

“废话，书里的东西能和眼见所比么？”冯睢说，“不过真是好看。怪不得师傅念念不忘，这狄人也真会过日子嘛……”

“冯兄，看那颗蓝色的！”梁巢生扯着嗓子喊。两个人边走边看，推推搡搡走上石桥。桥上流淌着人潮，梁巢生抓不稳冯睢衣袖，两个人倏地被隔开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冯睢四顾张望，眼前无数映着光的人脑袋。

“冯兄——看蓝色的那颗！”梁巢生嗓子都要吊起来了，他拼命踮起脚试图在人群堆里露出脑袋，终于又被人潮冲回冯睢身边。

“过来！”冯睢这回眼疾手快地一把抓住了他。

“……我说！看那颗……我想当大官。”梁巢生喊不动了，声音喑哑，任由冯睢抓着他手臂往桥下拉。

“哪儿那么容易——？”冯睢头也不回。

“可是我有点害怕。”梁巢生的声音在烟火爆炸声与人声之中时显时隐。

“你怕什么啊？”冯睢倒是听得明晰。

“我已经考了三次啦，冯兄！”

“怕什么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——”

“老天负我——”

“考上就当妈的大官！考不上就回家种田！人生快意为先——！”冯睢的吼声与烟花升空的声音重叠。

“太吵了——冯兄，你说什么——？”

“我说——”冯睢终于回头了，狡黠瞟他一眼，转头就拖着梁巢生往街最高的尽头跑去，“我们近点儿看！”

梁巢生和冯睢精疲力竭地坐在街尽头的石凳儿上，梁巢生不住地咳嗽，冯睢拍拍他的背。

“累了吧？哎，我说，你病着真不该出来玩。”冯睢说。

“不累。不知道为什么——”梁巢生摸了摸鼻子，“好像不疼了。”

“不疼了？”冯睢一愣，“是你的错觉吧？该不会更严重了，而你已经没知觉了？”说着赶紧要伸手摸他脑袋。

梁巢生一躲：“我真不疼了。”

冯睢摸摸下巴，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：“你真不疼了？”

“真不疼。”

“这可怪了……”

“大概只是心病。”

“……”冯睢探头看看梁巢生正脸，然后笑了笑：“我看呐，可能真是心病。”

两人并排坐了一会儿，冯睢碰碰梁巢生的胳膊，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。

“什么啊？”梁巢生转头接过来。

原来是根糖葫芦。

12

京城终于到了。

天刚蒙蒙亮，登记过名姓后，梁巢生与冯睢就进了城门。梁巢生凭着记忆下意识往西边儿的书馆去，而冯睢则回想着师父说过的路线往东去。

两人向不同的方向迈出一大步。

又停下来，茫然地望着与自己相反方向的对方。

“啊，冯兄这是要去……”梁巢生恍然，点点头，“最终还是要去么？”

“要去。”冯睢顿了顿，瓮声瓮气地说，“梁老弟也是要去赶考的。”

“嗯。那我们……”

“那我们就此别过。”冯睢说，将包袱卸下一只递给梁巢生。

梁巢生忙接过来。

“冯兄，就此别过。还有……请冯兄务必谨慎行事，冯兄正值青年，大可有所作为，冯兄……实在是应当活下去的人啊。”

梁巢生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阵，冯睢却垂着眼，不知道听进去没有。

“知道了。老弟，”冯睢挥挥手，迈开了脚，“珍重。”

13

冯睢觉得有些懊丧，不知这情绪从何而来。

他住进去去师父来比武时总带他来住的那家深巷里的旅店，其实这儿花费不菲，绕路狄城的费用花了他不少，但他还是住进了这里。

师父说，为武者不可不仁。

他从小就不懂这句话。大了些，更是嗤之以鼻，总是因此与师父闹别扭，就是不爱听他老把这话挂嘴边。那个春天，师父被京派的掌门用剑挑死在京城比武台上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你看吧，老头儿，我才是对的，你跟我瞎犟什么？为武者不可有仁心。

他想，现在终于证明你是错的了。人家动了歪心思要杀你，你一大把年纪还天真地念叨什么仁心仁义。

他想我才不管你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冯睢收拾收拾东西往京城去了。

月池山的师弟和长老们没有拦得住他的。他还记得走的那天下着暴雨，他拿把剑，上面缀着师父的红玉，癫了般狂舞，还伤了好几个师弟，终于跑下了山。

身后长老叹：“你们这个大师兄……回不来的。”

他知道他可能确实回不来了。京城之地，天子脚下；京派功夫，无不狠辣。月池山上的武功，他还没学透。

可是等不及了。每一夜他身上都疼得他肝肠寸断，没错，就像是梁巢生那样的疼——或许，那真是心病吧。但下山以后，

他不再疼了，因为有了方向。

冯雱坐在床沿边发呆，又想起那帮该死的山贼来，如果能够活着回去，他还要去找他们把红玉还来。

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很久了，迟迟没有出去。他知道京派掌门就在两条大街外的楼阁里，饮酒作乐，附庸风雅，但他没有去。

他叹口气，身上又密密地疼起来。

不知梁巢生的会试如何了，应该发榜了吧。

冯雱想喝碗豆浆，于是踏出了旅店。走出巷口，到小摊儿边坐下，便听得边上两个来吃早点的书生在说话。

“哎，张兄可知那今年会试的会元什么来头？我从没听过梁巢生这名字呀？我看他不面熟，不是王府里的贵人，也不像是许府的哇。莫非是梁李钱庄的爷，塞了……”其中一个比了个手势。

“不是吧。”埋头吃馒头的抬起头来，“不是京城这带的。听说是南方来的，寒门出身呐。”

“少见，少见。”

冯雱默默地听着，过了会，叫老板：“老板，给我加个鸡蛋！”

14

冯雱还是带上剑出门了。

他的靴子敲在石砖上，哒哒的声音令他有种莫名的紧张，转念他又想——梁巢生中了会元，或许他也确能为师父报仇。

他穿过一条又一条长巷，有的晦暗，有的明畅，光影交错浇在他脸上，只有敛着的眼下，阴影如一。

巨大的朱漆字“京”悬在冯雱头上，两侧站着的侍卫像是丢失了表情，直挺挺地站着，看得冯雱心生厌恶，而里头欢歌闹语好不快活。

“师父。”他捏一捏空荡荡的剑柄，一跃而入。

15

大殿上，皇帝坐得极高，眼皮盖下来看人，眼睛只留了一线儿。

“参见皇上。”梁巢生生硬地跟着其他人行礼，他还不太熟悉这些礼仪。

皇帝缓缓起身，一动一静间万般威仪。

“殿试开始——”

皇帝的目光扫过阶下跪着的臣子与考生。

“策问——”

皇帝却一动未动，将耳朵微微偏向外头，说：“你们听见了么？”

一时间跪着的人们面面相觑，不知皇帝何意。

皇帝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，坐回椅上：“那么开始吧。”

冯雱的脸在他眼前忽的闪过，他攥紧了手，微微抬起头。可是某个瞬间——爹佝偻的背、娘皴裂的面颊，毫无预兆地出现了，像是一股拉力，将他往回拽。

梁巢生使劲儿甩甩头，身旁的人看他眉头锁得死死的，怕他有事，轻轻一拉他衣角。

“师父。”

“儿啊……”

那些声音像是藤蔓般缠绕着，交融着，在他脑子里撞击出巨大的回响。

他最终还是抬起了头。

16

冯雱从未听过这样的风声。

厉得很，尖啸着从他耳畔擦过，像兽类的呼唤，带着腥味儿。

他以为京派武功虽狠却直，没想到招招阴毒，师父不敌，也不意外。

毕竟，冯雱现在可能也要死了。

他翻入墙内，却被一钩弯刀差点勾住了脖子，半空中他扫过庭内，发现全副武装的京派子弟都沉默地凝视着他。大堂前的屋檐下，立着一个颇长的阴影。

是京派掌门。

方才的欢声笑语不知何时已经停息，取而代之的只有枯叶儿被风吹着划拉过干燥地面带出的嘎吱声，一时间肃杀至极。

“月池山掌门的得意门生么？”那阴影笑道，声音嘶哑得像个破驴车在赶路。

冯睢落在角落里，绷直了身子，与他对峙着。

“你不知道你师父死于我手？还敢来此嚣张？”阴影中走出一个精瘦而高的男人，不留须发，眼睛陷在眼窝里，灰白色。

冯睢皱起眉，正要说话，那人又抢了先。

“京派不要下手不够狠厉之人，凡留余地，逐出师门，不过，”男人笑了，眼睛眯起来，“我的徒儿还是忠诚于师门的，虽离开京城作了山贼，见到这块红玉，还是给我送了来。”

冯睢深吸一口气。

“你对你的师父也很忠诚，竟带着他的红玉来寻仇。我京派没有不认识这块红玉的弟子，毕竟你师父当年横扫京城，如果不是我，他可能要翻覆武林。可惜在我这里，他没这个本事。”他说，“见红玉则杀。”

京派掌门也没有料到，这小子竟然比他师父更难缠。那年他与这小子的师父打得不分高下，竟谁也没伤到谁，终于，那人在缠斗中伤了他臂上筋骨，底下一时叫好。他愤懑不已，最后本可收剑，他却没止住步子，长剑横贯那人心口，而比武台下满是沉默。

这一次，他不仅要杀了这小子，还要用杀他师父的剑削去他的脑袋！

冯睢在众人围攻之下，初靠着超人的体力优势占上风，缠斗一久，自然也体力不支。何况他虽有勇猛，柔性与灵活终究不及师父，微微失神间，左手的手指已被削去一只。断指之痛连心，常人早应失去气力，可他冯睢不是常人！一只毒饼下去，也伤不了他气之调和，何况一只手指？冯睢硬生生弯曲他的断指，死死勾在剑柄上，刀剑撞击的余波不断冲撞他手指的缺口，皮肉模糊。

冯睢咬紧了牙。

不可仁！不可仁！师父，武者不可仁！你怎么不懂？他们不会停下来！他们只会用剑剜去你的心！梁巢生，你看着，什么天子，什么皇城！弑我师父，作恶天子脚下，却无一人被定罪，反倒给了当朝第一武派的称号！待他们杀了我，你作了官，也赐他们一个好名誉，好功德罢！

京派宅院的门外突然一阵喧嚣，马蹄声与人声混乱。几秒静默后，门被轰然撞开。

黑色的轻骑兵如黑潮般涌进来，为首的骑兵直冲而去以铁链擒住了京派掌门。那是——皇帝亲封的玄麒麟。

17

冯睢醒来时是深夜，旅店的老板正在他桌边放上一只小碗，药味清苦。

他费力地支起身子，老板忙迎过来：“冯睢吧？哎，你师父千叮咛万嘱咐，我却没能看住你，我对不住你师父。”

冯睢摇摇头。

老板坐在他床边，指指他的手：“你这左手算是废了，郎中说伤了筋脉。不过还好，右手还在，不碍事。那京派的人多已经抓去了，罪行一个跑不掉……当年杀你师父一事，也在审理，不过那掌门坚称是失手……”

冯睢打断他：“为什么皇帝的玄麒麟会来？京派在京城欺压武林人，奢华作乐，他了如指掌却不惩治，为何偏偏今日突然肃清京派？”

老板挠挠头，低声道：“这也是坊间传闻，冯睢你可别说是我说的……你可知道今年会试第一的会元？听说是策问时，他当着满朝文武与考生，细数皇帝对京派的纵容包庇，无所作为，当着满朝臣子的面儿呀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皇帝当时便大发雷霆，说他满口邪言，不敬天子，当即判他流放西南蛮地……不过，过了些时候，皇帝却又召了玄麒麟，然后，你便知道了。”

冯睢说不出话来，左手不住地发抖。

“其实要我说，京派在京城这么些年，仗着身上那点武功横行，早就触犯龙颜。一年前竟还闹出了人命，皇上恐怕早有杀心。没想到这会元胆子肥，竟推了皇帝一把，不过，自己也是挨得不轻……冯睢啊，这下你什么也别想了，养好病回月池山去罢，你为你师父受这样的伤，你师父在天之灵……”老板絮絮叨叨着，冯睢半闭着眼，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。

18

梁巢生蹲在囚车里，数着星星。

他其实真没想过会这么严重，此刻心里有点悲凉。

那日他站在殿上，见皇帝那意味深长的侧耳的动作，心中猜测定是皇帝的暗示——毕竟凭他这几年来京城所见的经历，京派人的做派早为人所知，暗讽他们作乐胜过宫廷，全失武林之风的歌谣也随处可见，皇帝问他们可否听见什么，或许是在暗示京派人的嚣张声势，已使这皇宫警惕。

还有……梁巢生揪了揪囚车边角的枯草，回想起冯睢说的梦话。冯睢大概不知道自己会说梦话，睡熟了就满嘴师父、杀京派、去京城……他还以为梁巢生什么也不知道。

哎，他可是今年的会元，自然是聪明绝顶，一点就通的嘛。说来也怪，他前三年都止步会试，今年一挥笔却是会元，大概时来运转吧——那么冯睢呢？

也不知道他这会在干什么？报了仇了么？皇帝……听了他一番批驳，是真的不为所动？

梁巢生半躺着，半合着眼休息，梦徐徐而来。

“儿，这次要是不中，就回家来，安安心心种地，要不，家里开个私塾也行……”娘突然在他耳边念叨。

梁巢生猛地惊醒，脸上湿漉漉的。

明天，他就要被流放到西南蛮了。

19

哀风低啸，寸草不生，蝎尾在荆棘后一闪而过。

这是去往西南蛮的必经之路，是蛮人的聚集地，可却人烟稀少，干旱异常。梁巢生与一群褴褛衣衫的囚犯走在一起，粗长的铁链将他们栓成一行，太阳把铁链烧得滚烫，磨着肉，梁巢生的腰间很快起了一圈儿水泡，而铁链继续摩擦着，又把水泡给磨得稀烂。

走到驿站时，终于能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了，但已没人有力气哪怕小小地欢呼一声。官兵用鞭子把他们驱到围栏里去，开始发放水食——真像放猪，梁巢生想。

梁巢生正要想嚼咽下那只干瘪的饼时，忍不住抬头望了望四周，谁也没出现。

他觉得有点好笑，然后继续埋头啃。

饼很快吃完了，他正要弯腰去拿身旁那只盛了水的小碗，却摸了个空。

梁巢生茫然地抬起头，刺目的光却没有如期而来，一片清瘦的阴影挡在他的面前。他看去，阴影里恍恍惚惚是那人的脸。

“老弟，西南蛮地之路险恶，吃了你那么多饼，想来想去，我还是送你一程吧？”

完。

-感谢你读到这里。